



Article professionnel

Article

2009

Published version

Open Access

This is the published version of the publication, made availab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blisher's policy.

Reinventing The Monument -

Leroux, Marlène; Jacquier, Francis

How to cite

LEROUX, Marlène, JACQUIER, Francis. Reinventing The Monument - . In: Urban China - , 2009, n° 39.

This publication URL: <https://archive-ouverte.unige.ch/unige:176437>

瞬间纪念

在半废墟地带筑起临时公共剧场

Reinventing The Monument

■ 图片提供 / ARCHIPLIEN
 ■ 作者 / Francis Jacquier、
 Marlene Leroux
 ■ 法文翻译 / 冯焯

Point

在城市建设事件日益频繁剧烈的中国城市，被列入拆迁范围的旧区，在拆毁后，兴建前，往往会形成一个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苟延残喘状态，这些废墟地带，成为梗塞在城市空间以及人们视像中一种吊诡。当时旅沪的法籍建筑师方杰(Francis Jacquier)和罗兰(Marlene Leroux)，对此尤其印象深刻，他们认为，“这样一个‘燥热’的城市，废墟是一种美学，里面有迷人的风景”。当二人从法国“落地”上海之后，便着手思考一个针对上海里弄废墟的概念性临时建筑体——蜉蝣剧场。浮游剧场的概念是一个建设于里弄废墟的剧场兼展览馆，它寄居于半废墟内，以可回收的脚手架搭建，能快速重组与拆除，并且可用脚踏车运载。它是流动的，临时的，有废墟便有它的存在。建筑师期望，在废墟中引发的不仅是种种的文化活动，还可以给最后留守“钉子户”一个“社区平台”，从而综合地探讨并发掘废墟在即将被夷为平地之际，其最后的、最大的可能性。



INFORMATION

作品介绍：螭螭剧场
项目性质：委托设计项目
建筑事务所：ARCHIPLIEN

ARCHIPLIEN

“Archiplein”，作为新锐建筑小组，由（左起）方维一、冯焯、方杰、罗兰合伙组建而成。以建筑设计为主体，兼顾城市规划、室内和景观设计，“Archiplein”致力于批判性学术研究，通过研究“充塞”的各种城市现象，以建造、制作、新媒体与档案等作为手段，探讨当代城市与建筑的互动策略。



这里节录两位建筑师为此项目发表的论文及图片。作品于2007-2008年期间，分别于日内瓦及布鲁塞尔展出。2007年中，建筑师方杰(Francis Jacquier)和罗兰(Marlene Leroux)决定落户上海，与中国建筑师方维一、冯焯、成立“ARCHIPLIEN”。

瞬间并存

我们通过界定几个特定角度来展开研究，特别是“瞬间”这个主题，提取“废墟空间”进行分析，从这个尺度层级来表达城市进程的暂时性。废墟自身包含了一个联系：即人类生活与城市生命体。从城市总体的角度看，随着建筑吊车与桩机进驻，废墟顷刻间为人们所遗忘，它微不足道，成为时间之外的“时间”，未知的“时间”。“动迁现象”带来城市悲剧，无情的经济法则淹没了市民异议。



城市悲剧场景

面对那些大量海市蜃楼般的工地，我们记录它们拆建的时刻，记录它们的组织构造的变迁。捕捉这些瞬间的重要性在于：它是过去与未来之间当下的见证。这些废墟深处呈现出的城市景象，充满了一种残酷与暴力的美。它展示了一种新“悲剧”。城市悲剧，在这里，是指各种加速开发，比如房地产，宿命般地，使场所成为城市废墟，使未来充满不确定性。这些里弄废墟，令人迷惑：房子东倒西歪，巷道阴暗而深邃，雕刻杂乱堆积而令人目眩。院子开膛剖腹，不忍卒睹，再也没有修复的可能。赤裸裸的房屋连同内部组织结构，如同当代城市的考古遗址，展现了上海的真实剖面。还有几个角落保持原状，然而各种装饰却遭人篡改。遗弃的海报、涂鸦和残破的门洞，到处是拆除留下的痕迹。这些神秘地带，留下些许生活痕迹，令人沉重无语。



剧场的结构便于拆卸和重组，支撑结构与帐篷结构可回采用可回收的脚手架，故此可随着各不同废墟特殊情况，能因地制宜改变建筑物的大小。

纪念体

记忆使人在人性的连续关系中认识自我。打破历史连续性，意味着个体孤立于所处的人文环境。因此，“人”的现实状况，是社区发展的内在主轴。我们的研究综合了建筑学与人类学，坚信社会行为根本上是人的秩序，而不仅仅视之为变化着的现实经验的总体。从两种学科交汇角度，我们强调把“记忆”观念看作是一种文化的主题要素。纪念体使集体记忆回应了“在场”的事件、地点与人物。对我们而言，通过“纪念体”的观念，概念与记忆保持某种内在关系。就像药物注射器，纪念体恰当地渗透到城市当中，它首先期待重新拥有场所，重塑文化自由，扩展个体看待大千世界的视野。这种与众不同的“存在”方式将“现实”作为表达与创造的源泉，开启了全新的感官世界。由此，废墟及其居民，成为启发“纪念体”的现实条件。

蜉蝣瞬间

废墟是被抹去的场所，物质消除的同时也意味着某种精神的消逝。作为情感的容器，这个纪念体内涵了场所的创造力和诗性潜力，它使时间凝固。伴随短暂的废墟和记忆的宣言，纪念体的在场也是瞬时性的，随着它的迁移与“缺场”，留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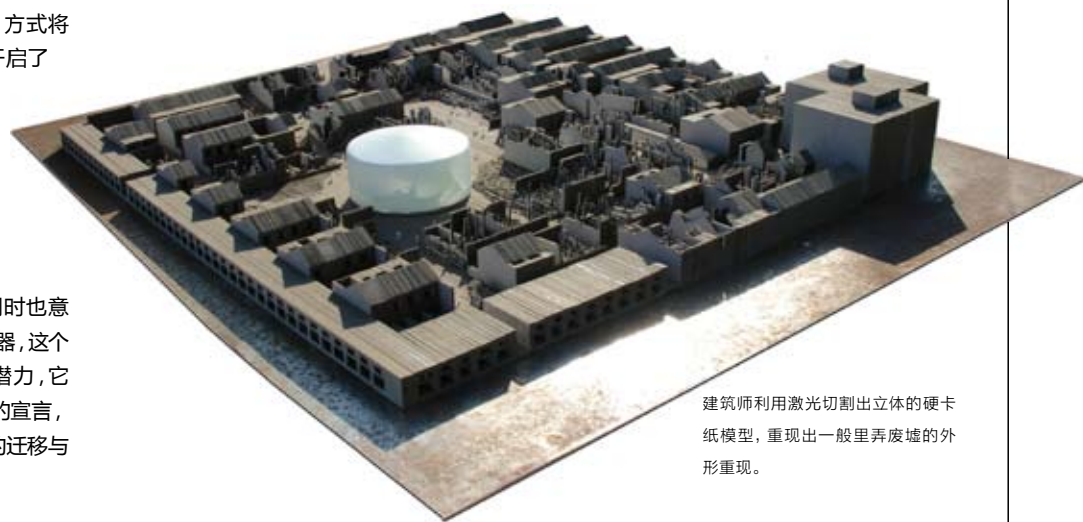
Talk

“在完全变成废墟前，人们每天如常过活，只是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据说那里有一个女人，她七时外出吃早餐，回来时发现家园已经给完全拆掉，包括家具和所有一切。”

——Marlene Leroux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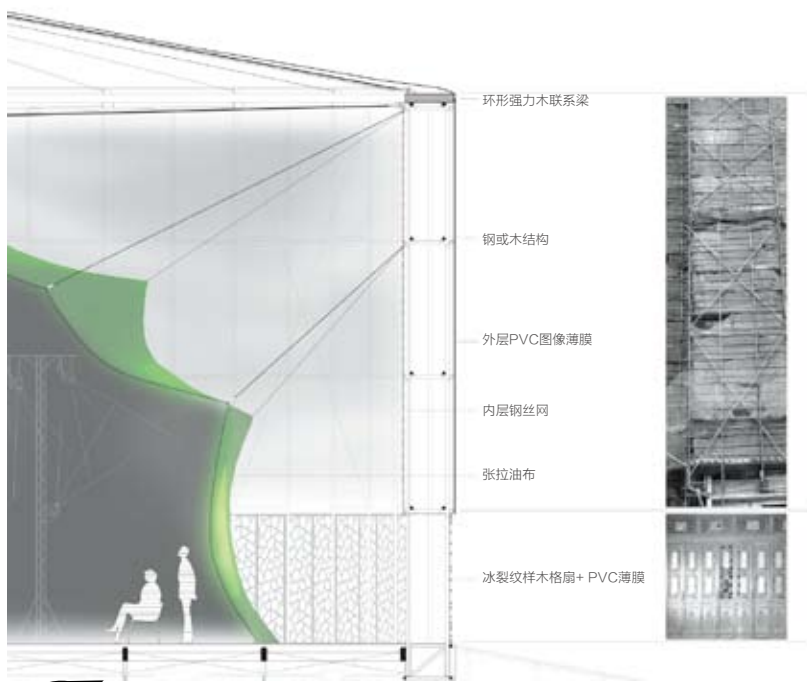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不反对建设和发展。我们仅仅想提供一个可能性，希望在清拆的过渡中，让大家更多的去关心居民的共同回忆。”

——Francis Jacquier



建筑师利用激光切割出立体的硬卡纸模型，重现出一般里弄废墟的外形重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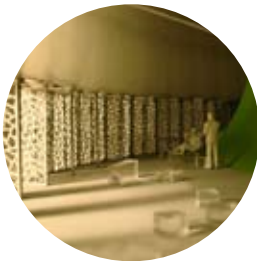




Focus

平衡各方利益

蜉蝣剧场被视为一个双赢方案：作为一处公共场所，艺术家及市民得以交流知识，同时也为开发商带来良好的机遇——只要允许剧场进驻，并且少量赞助，通过公益活动，开发商也可以获得良好的企业形象。（图为建筑师以人手黏制的内部及外部模型。）



时间

上海的废墟如同谜一般，对它的解释却可以是理性的。实际上，从居住社区到重新开发的过程，符合政治经济学的规律。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开发商，在开工之前，必须补偿居民拆迁费用。这个过程所需时间视情况而定，工程只能从最后一位居民迁走后才能开始。一旦居民迁移完毕，随即而来的是房屋拆除。

用地逐渐拆空，整个过程持续六个月到三年的时间。这为实施我们的方案提供了保障，至少有足够的时间来建造。在这个特定的时刻，我们的纪念体介入城市，介入“基地空置的占用”这一悖论状态，面对一个新开始的不确定时刻，游刃有余。

地点

类似的变动空间，在上海不可胜数。这一状况使整个城市都可以成为纪念体的基地。根据不同废墟的状况，纪念体从一处到另一处，变换迁移。同时，纪念体的“跳跃”可以挖掘新的城市角落，丰富社会言论。适应不同基地形态，纪念体可以变形与重构。

剧场

我们选择剧场作为中国文化民间表达的原型。事实上，根据传统定义，剧场象征讽喻的场所，通过滑稽的角色与富于想象力的场景，各抒己见，反对教条。在剧场里，无论是庄严

仪式还是日常场景，无所不在的讽喻体现了戏剧对文化与价值传播所起的重要作用。因此，探索当代戏剧新的可能性相当重要，它为文化的传播与自由表达提供了场所。舞蹈、多媒体、戏剧与其它传统艺术甚至摄影的结合，使剧场再现社会现实成为可能。剧场成为诗意与情感的庇护所。

城市灯笼

纪念体的介入改变了场所，赋予它以全新的状态，“非场所”转换成文化场所。如果选择艺术作为媒介，那么通过感官综合，它唤起一种普遍的诗意，它是记忆的积淀，一个休止符。纪念体恰似“城市灯笼”。白天，灯笼是知识的贮存器，它积淀了场所记忆、情感与历史。作为一处公共场所，艺术家、建筑师、研究者与市民，集聚一堂，交流知识。夜晚，“城市灯笼”通体明亮，吸引八方来客。剧幕拉开，表演开始。它向所有人开放，此时此刻，人们尽情自由分享。

角色

如何利用废墟场所是一个难题。没有授权，无法进驻。我们的解决办法是：由于此刻废墟的用地使用权是模糊的，它暂时不属于开发状态，只要事先与开发商达成协议，在开发之前撤出，剧场的暂时进驻是完全可能的。作为回报，开发商借助艺术活动提升了社会效应。投资人经常为和谐社会关系绞尽脑汁，“城市灯箱”恰好成为良好的中介。虽然开发对城市产生暴力，如果允许剧场进驻，只需要少量赞助，通过公益活动开发商可以获得良好的社会形象。

技术保障

蜉蝣般的纪念体，它只存在于相互参照的场所系统中，因为它在这里消失，在别处再生。它的结构便于拆卸和重组。中国的建筑逻辑注重灵活建造与因地制宜的原则。支撑结构与帐篷结构可回采用可回收的脚手架，施工便捷，可快速搭建巨型结构体，充分展示中国人大量简单重复的建造技巧。遍布中国街道上的人力三轮车，其运送流量与效率是惊人的，它也是剧场结构构件的转移运输方式。☉